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汉语
方言学
导论

● 游汝杰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汉语

HANYU
FANGYAN XUE DAOLUN

方言学导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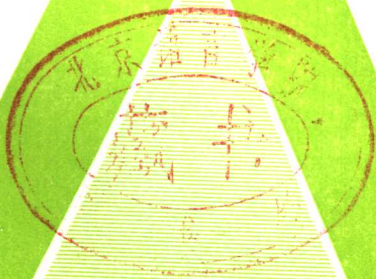
游汝杰著



523873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SAY/52/02

(沪)新登字107号

责任编辑 唐发铨
鲁 萍
封面设计 张瑞邦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
汉语方言学导论
Chinese Dialectology

游汝杰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375 插页 4 字数 183,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本

ISBN 7-5320 2735-X/G·2666 定价: (软精)4.55元



作者简介

游汝杰, 1941年生, 籍贯浙江温州。1981年获复旦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 现任该校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致力于研究汉语方言学和文化语言学。专著有《方言与中国文化》(合作)、《上海市区方言志》(合作)、《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汉语方言学导论》等, 已发表论文二三十篇, 载于《中国语文》、《方言》等学术刊物。

SP 35/12

• 内容提要

本书对汉语方言学研究的现有成果，加以分析、比较、综合，参酌旧说，创立新见，讨论方言调查、方言地理、方言历史、方言接触、方言比较、方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使读者对汉语方言学有较系统的了解。同时，本书从普通语言学的立场出发，以汉语方言的事实为素材，探讨方言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问题。

出版者前言

《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重点项目之一。该丛书的组稿、编辑工作始于一九九〇年春，由游汝杰（复旦大学）、张洪明（复旦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唐发铨（本社）三位先生共同负责策划、组稿。当初拟定的丛书编辑宗旨如下：

“中国语言学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摆脱传统小学的樊篱，进入现代语言学的新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许多领域在海内外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套丛书希望总结中国当代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反映最新的研究进展，以期收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效果，促进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丛书作者则不限国别地域，不限门户学派，唯求高明独到，力争每一本书都能达到当代该学科的最高水平。”

经过两年多努力，组稿工作进展顺利，丛书编纂计划得到海内外作者的广泛支持。今年六月，组稿者将丛书的编辑宗旨、计划和撰稿人名单告知朱德熙先生，请他为丛书撰写总序。朱先生十分赞赏丛书的编辑宗旨，并且认为作者也都是“一时之选”，欣然答允为序。孰料朱先生因病情日益加剧，天不假年，未及提笔就不幸逝世。痛惜之余，撰此前言，姑以代序。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七月

SERIES FOREWORD

We are pleased to present this «Chinese Dialectology» as the first in the ser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serie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jects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The planning of the series and the soliciting of contributions began in the spring of 1990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Rujie You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Hong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and Fanao Tang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who were brought together to edit the series by such following common grounds.

Not until the twenties or thirties of this century could Chinese Linguistics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y and enter its modern stage. Since then,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en years, rapi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various different field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a considerable wealth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s been accumulated. The series tries to present these achievement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further research.

By publishing such researches, we hope that the series will satisfy the need for intensive and detailed studies of current theoretical issues and provides a new dimension for their resolution. With the same ends in view, the series present books addressing the widest range of theoretical topic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works primarily for use as textbooks. Moreover, the editors wish to thank the readers for their support and welcome suggestions about future directions the series might take.

The Editorial Board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自序

中国人研究方言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至今并没有一本通论方言学的专著出版。欧美学者撰写的语言学概论和语言学史一类书，常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方言学，例如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1967)* 载有 S. Egerod 所写的 *Dialectology* (P91—129)，但是用英文写的通论方言学的专书也是凤毛麟角，而且在国内也不易见到。

几年前到北京出差，抽空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语言学书目，见到一本 W. N. Francis 所著的 *Dialectology, An Introduction* (《方言学导论》，Longman, 1983)，喜出望外，即刻借出来，复印一本。返回上海，从头至尾仔细读了一遍。这本书对介绍欧美的方言研究不遗余力，并且在此基础上讨论方言学的一般问题，颇多建树。遗憾的是，关于汉语方言只是在书末简介“词汇扩散说”的时候，一笔带过。汉语是世界上方言最复杂的语言之一，有的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某些欧洲语言之间的差异。一本普通方言学，置汉语方言的丰富事实于不顾，显然是不合理的。当时心里发愿，将来要写一本以汉语方言材料为基础的方言学。但是又觉得自己所知方言很少，学力有限，断难实现如此宏愿，所以一直未敢造次。后来承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先生和学友鼓励，才重新鼓起勇气，为汉语方言学力尽绵薄。

汉语方言学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可以从描写语言学的立场出发，综合描写汉语方言的各个层面：语音、词汇、语法、分类、地理等。例如语音方面可以讨论汉语方言语音结构的共同特点；词汇方面可以列举汉语方言有哪些构词法等。另一种写法，可以从普通方言学的立场出发，以汉语方言的事实为素材，讨论方言

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例如关于汉语方言地理，不是列举汉语方言区划及其人口、地理分布等，而是着重讨论方言分区的标准和方法问题；关于方言的历史演变，不是条分缕析地列举中古音系在现代各大方言里演变的结果，而是着重讨论历史演变的原因和方式等。这两种写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本书采用后一种写法。这种写法要求对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现有成果加以分析、比较、综合，在此基础上讨论方言学的一般问题。其中许多问题以前还没有人提出来，或者还没有进行过综合研究，所以要达到上述目标，并非轻而易举，对我来说更是力不从心，只能心向往之而已。在写作中我常常自我告诫：不囿于己见，不蔽于人见。对旧说皆重新评估，凡新见必再三验证。持论切忌孟浪，举例力求妥贴。在汉语方言中，我亲自调查并且研究心得也较多的是吴语，所以举例时多用吴语材料。我想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不致用错材料；二是可使读者多受益。凡引用别人的成说皆注明出处，但转引的一二个字音之类恕未能一一注明出处。在这里谨向所有原作者致谢。

书末附有一份“英汉对照方言学名词”，供读者翻译方言学名词参考。所收条目限于方言学，邻近学科，如语音学等只是酌情收录极少数关系密切的条目。

游汝傑

自序于1990年岁末，时在加拿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问。

目 录

自序

| | |
|------------------------------|-----|
| 第一章 绪言 | 1 |
| 第一节 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 | 1 |
| 第二节 方言与普通话和书面语 | 7 |
| 第三节 汉语方言学的对象和意义 | 10 |
| 第二章 方言的调查、记录和描写 | 17 |
| 第一节 间接调查和直接调查 | 17 |
| 第二节 发音合作人和田野工作者 | 19 |
| 第三节 方言语音的记录和描写 | 22 |
| 第四节 词汇和语法的调查 | 34 |
| 第五节 汉语方言调查方法问题 | 39 |
| 第三章 方言地理 | 42 |
| 第一节 方言的划界和分区 | 42 |
| 第二节 制约方言区划的非语言因素 | 53 |
| 第三节 方言岛 | 54 |
| 第四节 方言地理演变的特点 | 71 |
| 第五节 方言地图 | 76 |
| 第四章 方言历史 | 85 |
| 第一节 记录古代方言的材料 | 85 |
| 第二节 汉语方言的源流及其在地域上的发展 | 91 |
| 第三节 古代方言的拟测 | 106 |
| 第四节 方言的历史层次 | 111 |
| 第五章 方言变异 | 115 |

| | | |
|------------|----------------------------|------------|
| 第一节 | 方言变异的观察 | 115 |
| 第二节 | 语流音变 | 117 |
| 第三节 | 方言变异的原因 | 120 |
| 第四节 | 方言历史演变的原因和方式 | 123 |
| 第五节 | 历史音变规律及其例外 | 129 |
| 第六章 | 方言接触 | 134 |
| 第一节 | 方言的借用 | 135 |
| 第二节 | 方言的萎缩和转用 | 138 |
| 第三节 | 方言的杂交 | 142 |
| 第四节 | 方言的兼用 | 146 |
| 第七章 | 方言比较 | 149 |
| 第一节 | 方言的共时比较 | 149 |
| 第二节 | 方言的历时比较 | 161 |
| 第三节 | 现代方言比较与方言历史研究 | 168 |
| 第八章 | 方言文字 | 177 |
| 第一节 | 方言本字和方言训读字 | 177 |
| 第二节 | 方言杂字 | 180 |
| 第三节 | 方言拼音文字 | 185 |
| 第九章 | 方言学史概要 | 189 |
| 第一节 | 西方方言学史述略 | 189 |
| 第二节 | 传统方言学时期 | 196 |
| 第三节 | 西洋传教士的方言记录和研究 | 202 |
| 第四节 | 民族学者的方言记录和研究 | 210 |
| 第五节 | 描写方言学时期 | 213 |
| 附录一 | 英汉对照方言学名词 | 221 |
| 附录二 | 新旧约圣经方言全译本书目(1949年前) | 224 |

第一章 绪 言

第一节 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

方言(dialect)是语言的支派和变体。研究方言的学问称为方言学(dialectology)。方言可以分为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两大类。方言学对地域方言的研究历史较长、成果较多,对社会方言的研究历史较短,成果较少。本书主要研究地域方言,社会方言只是略为涉及。

1. 地域方言

地域方言是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变体。一般说来同一种地域方言分布在同一个地区或同一个地点。同一种地域方言也有在地理上不相连接的,从而形成方言岛(speech island)或语言飞地(outlier)。

西方的传统语言学(traditional dialectology)是植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历史时期的某一种内部一致的原始语(proto-language),因为人口迁徙等原因,散布到不同的地域,久而久之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各种不同的语言再次分化的结果,就产生同属一种语言的若干种不同的方言。这好像一棵树由树干分化成树枝,由树枝再分化成更细的枝条。这些有共同来源的方言称为亲属方言。

一种语言可以分化成若干种方言,一种方言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化成越来越小的方言。所以一个较大的方言往往包括许多处在不同层级上的亲属方言。这些方言在系属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次:方言(dialect)——次方言(sub-dialect)——土语(vernacular)——腔(accent)。例如闽方言分为闽南、闽北、闽

东、闽中、莆仙、琼文等六个次方言；其中的闽南次方言，又分为泉漳、大田、潮汕三种土语；其中的泉漳土语又可分为若干更小的方言，如漳州腔、泉州腔等，见表 1.1。表中列举次方言，“土语”和“腔”这两个层次只是举例。

从语言地理的角度来看地域方言可以分成地区方言和地点方言两类。一个地区方言可以包括若干个较小的地区方言和许多地点方言。地点方言是相对于地区方言而言的，是指使用于某一个城市、乡村或别的居民点的方言。在语言地理上方言也是分层次的。汉语方言的地理层次一般可以分成以下四级：区——片——小片——点。现在以吴语区为例，列表说明，见表 1.2，表中列举方言片，“小片”和“点”这两个层次只是举例。

表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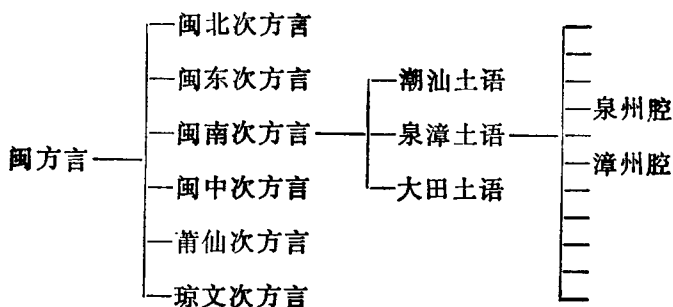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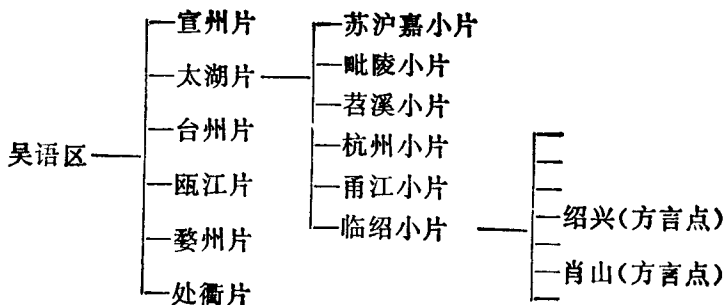


表 1.2



方言系属上的层次和方言地理上的层次可以相对应，即方言——区；次方言——片；土语——小片；腔——点。如闽方言——闽语区；闽南次方言——闽南片；潮汕土语——潮汕小片；潮汕腔——潮阳方言点。不是每一大类方言或每一个方言区都必须分成上述四个层级。方言在系属或地理上分成几个层次为宜，应视方言事实和研究需要而定。

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支派分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不同的方言？同一种方言分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不同的次方言？这不仅决定于语言因素本身，而且与政治、民族、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复杂因素有关。所以，如果只是从语言本身的因素来观察，不同方言间的差异有可能大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例如汉语各大方言之间的差异，大于法语和西班牙语，或者荷兰语和德语之间的差异。次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可能大于方言之间的差异。例如闽语莆仙次方言和闽南次方言的差异大于官话的各种次方言之间的差异。

2. 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使用同一种地点方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语用环境、个人风格等等不同，语音、措词、谈吐也会有不同，各类社会方言举例如下：

因社会阶层不同造成的社会方言。例如据赵元任“*The dialectal nature of two types of tone Sandhi in the Kiangsu Changchow dialect*”（载《清华学报》纪念李方桂先生八十岁生日特刊，新14卷页33—34，1982年）的中文提要说：“常州话里的绅谈和街谈代表两种社会阶层，所用的连读变调不同，例如‘好佬’（something good） $hau^1 \cdot lau$ 绅谈说 $71^{55-0.3}$ ，街谈说 $71^{55-0.5}$ 。本地人大半儿都不知道有这两种变调。‘绅谈’、‘街谈’是外地人起的名词。”这两种变调型并存于常州城里，家庭出身不同的学生在学校里相互交际的结果，使这两种变调型部分混杂。

因职业不同造成的社会方言最典型的是行业语。例如山西理发行业至少有两百个特殊的词语，只使用于行业内部。这些行业语的结构分成三种，即联想构词，如称头发为“苗儿”，称鼻子为“气筒”；谐音构词，如称兵为“滴水儿”。“兵”字谐音滴水成冰的“冰”字；三是借用构词，如称痛为“辣”，辣与痛意义相关，借而用之（见侯精一《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载《中国语文》，1988年2期）。

各地的民间反切语种类很多，每一种大致只流行于某一个或某一些社会阶层，所以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行业语。反切语又称倒语、切语、切脚、切口等，它是用改变正常的方言语音的方式构成。改变语音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声韵分拆式，即把一个字拆成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在声母后加一个韵母，在韵母前加一个声母，组成两个音节。例如ma(妈)——mai ka。二是加音式，即用增加音节的方式构成反切语。例如广西容县的一种反切语。“飞”字原音是 fei⁵⁴，加音变成 fei⁵⁴fen⁵⁵。三是改音式，即改变原音的声母、韵母或声调。例如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一种反切语：“广州”原音是 kuəŋ⁸¹tsəu⁴⁴，改音作 kue⁸¹tsə⁴⁴。

因年龄层次不同方言特点也有不同，一般说来老年人和青少年的差异较大，分属老派和新派两个层次。老派的特点是保守、稳定，新派的特点是多新生的方言成分。关于方言的年龄层次差异，第四章将作较深入的讨论。

因性别不同造成方言差异，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男人说话比较关心内容，较少注意措词，多平铺直叙；女子说话比较注意情感表达、措词、语气和语调。在日常谈话中女子比男子较多使用带征询口气的疑问句、感叹句和多种委婉的表达方式。例如上海的女子比男子更多用希望得到肯定回答的问句：“对哦！”“是哦！”“好哦！”更喜欢用“要死！”（表示娇嗔）“瞎嘞！”（表示赞叹）之类感叹句。骂人的话，男子和女子也有明显的不同。例如上海话中的骂语：“十三点”“神经病！”（女子对男子挑逗行为的斥责）“死

腔！”（对挑逗、反悔、拖延、拒绝等行为的斥责）几乎为女子所专用。

在不同的语用环境，方言也会有变异。语用环境的种类很多，例如方言新闻广播、方言广播讲话、课堂用语、办公室用语、家常谈话、与幼童谈话等，在不同环境所使用的方言会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广播语言的特点有二：一是尽可能接近书面语或普通话；二是倾向于保留老派方言的特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沪语节目所用的方言，在语音上仍分尖团；第一人称复数用“我侬”；被动句用“被”字引出施事。以上第一、二两项是老派上海话特点；第三项是书面语的表达方式，上海口语被动句通常不用“被”字引出施事。家常谈话的特点是：句子成分不完整，主语常常不出现，少用书面语词汇；在说话的节奏、速率、腔调等方面都呈极自然的状态。在自由市场或黑市交易中常用特殊的词汇代替数字。北京个体户买卖中使用的数字隐语：人民币1元——1分；10元——一张；100元——一颗；1000元——一堆儿；10000——一方。青少年在非正式的交往中常喜欢用时髦的新词，如北京青少年流行语：老冒儿——没见过世面的人；磁兄——关系好；打的——乘出租汽车（的士）；面——不利索；掉价——失身份、差劲。

各地方言包含的“文理”和“土白”两个层次是汉语特有的社会方言现象。文理和土白的对立有三层意思。一是指读书时用文读音读汉字，说话时则离开汉字使用方言口语。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明末冯梦龙所撰福建《寿宁县待志》说：“寿虽多乡谈，而读书仍用本字，故语音可辨，不比漳泉，然村愚老幼及妇人语，非字字译之，不解。”据董同龢本世纪四十年代的调查，四川成都附近的凉水井客家人读书时用四川官话，说话时则用客家方言，这是一种特殊的文理和土白的对立现象。二是指在日常口语中，词汇和表达方式有文理和土白之分。文化程度较高的阶层多用“文理”，文化程度较低的阶层多用“土白”。或者在较庄重、客气、正式、文雅的场所多用文理成分，各方言中的文理成分与书面语相同或相近，文理